

四
書
續
談

四書續談外編

太平咸學標翰芳輯

有朋自遠方來

方來非不定之辭。正見來之未已。易不寧方來。朱芾方來其讀也。以見來者言轉有數矣。

孝弟也者二句

為仁以犯上作亂對者。蓋是使天下皆化於仁。孝弟也者。以身率之以教化之。此治本也。泥君子本身說不成。君子為人不務孝弟。有犯上作亂不仁之懼。

賢賢易色

此句解者不一有以易色為改容而禮者有以禮賢實致其中心恭敬換去外面一切文貌者并有以賢重色輕請易作輕易之易者或有淺深理無不可存亦可耳

君子周而句

古人皆以忠信為周見詩書左氏傳 孔疏忠信為周

正義曰魯語文也

攻乎異端

訓詁莫古於爾雅次說文其釋攻不曰擊則曰伐至詩車攻及庶民攻之始有釋治者然仍即考工記攻木攻石之攻不離擊伐意迨專解為治又加專精字始與擊

也全相反論語攻其惡鳴鼓而攻皆是擊伐此處主舊
說關異端尤合攻字本訓

子張學干祿章

說文祿福也詩言百祿非專指祿仕禍福無不自己求
者干祿豈第干祿百福亦非不好字子張念多福之不
易思所以疑麻之道而欲學之第未知當本於言行耳
恐非一心學又一心求仕史記學作問尤假借本字
為說古讀怡六句上下有韻

哀公問曰章

古解錯為置為舉直而置諸枉之上文武之政具在得
人政舉安有不服者哀公時民不在君大權已去諸

枉豈能便除計惟舉賢而任此與有若行徹之對同一
急收民心為國起衰之大計觀下章康子之問顯然與
君爭民亦不盡能服之

孝慈則忠二句

古亦以慈為孝孟子雖孝子慈孫內則昧爽而朝慈以
甘旨齊語不慈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慈烏
即孝烏慈竹即孝筍作一例看亦直截

或謂孔子章

忽說到家政似與間意不符夫子用魯宜有一番更張
振作却似仍政之舊不見有為此或人所疑不知家國
一理治本在孝策古人明明言之未有所厚者薄而所

薄者厚是亦為政言政之為在是奚事他為哉與有若
論孝弟為仁之本章同理不為政非不仕也定公為昭
公之弟其於孝弟有慚德矣君陳周公之子法君陳即
法周公

殷因於夏節

文質損益說具前編夏尚忠三句本董子原文忠係敬
字朱子改

孔子謂季節

主容忍言注疏古說此正子在朝廟便言處於謂字
一串看不過甚多此更耐不得矣舞列必八鄭以女
樂二八賂晉晉賜魏絳樂二人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

公萬者二人二人亦二八之說

會謂泰山二句

泰山何必以林放較意當時別有論泰山之言責其議論泰山不如放之有識也古人言語失載甚多似不止禮本一問林放有墓即在泰山下

巧笑倩兮章

古人無虛飾絢即是禮以辨等威所謂上下有服也有后夫人之容質乃被以后夫人之服是之謂稱素以為絢已明明是禮後意繪事向夫子亦即就禮服明之蓋禮服禮飾皆作繪正解為絢非比喻與考工本義不同斷章而取耳禮後之悟於詩意釋然始終是言詩所謂

禮乃詩中之禮非詩外之禮也推開說遠去多失本旨

祭如在章

首句無祖考字論祭義如此以下句實之先祖外祀總為神不躬祭而人代所謂攝主

子入太廟章

刑疏解廟中禮器之屬輒問於令長古侯國官無令長之稱又廟中禮器不勝其問子豈平日一無考求臨時喋喋向人凡祭太史宿戒泣事誓衆在官有一定職掌有臨時委任旁人職事無得干預每事問者即已所受任之事如何舉行如何陳設始之如何當祭如何既祭如何且或一事而與人聯或此事又無他事所謂每事

為本身應盡應慎者。問即請於其長及先曾在廟同事。蓋素雖考求。洎事則方新。烏得不謹。所以問即是禮。如真不知而問。則看聖人淺知而故問。更失於不誠。或人必同在廟者。

射不主皮章

尚德不高。亦是言外意。非章旨。天下事必其能同者。而後可主。男子有志四方。君子不能射。辭以疾。射為人人當有事。而力有強弱。故古人教射。但取內志正。外體直。不失正鵠。如必主皮。則有力者可勉為。無力者盡不得。與序賓序賢之列。禮言射不主皮。意正為此。惟其不偏主。而後不同者。可盡歸於同。古道然也。從尚德不高力。

大憲起論失為字本旨不主皮概論射法何必分武射禮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饩羊

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則告乃布告之義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以不告朔為棄時政何以為民又十六年四不視朔穀梁云公不臣也以為厭政已甚矣蓋天子脩歲事分告諸侯又使諸侯每月聽治此朔之政布告於士民因名曰告朔並不以告廟為義月令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記在季秋之月一年之朔先年秋時已定即自秋起按照遠近頒之非月月而頒故餘月不載非頒止季秋一月天子

重其事故必命使諸侯重天子之命故藏之祖廟每月於朝廟時請而行之諸侯每月有朝享祭不欲數必無朝享外又有告朔之祭朝享豈有不用羊者又用羊不當曰籩羊說文籩本作氣僕客芻米也周禮司儀致饔籩注小禮曰饗大禮曰籩經云主國使卿歸饗籩五牢蓋於芻米之外又兼有牲牢傳所謂籩牽因籩禮有之故牲亦以籩名此籩乃特為天子命使之乘有此供名籩羊固不止一羊也其後周既失政不復遣使諸侯雖猶奉朔不復聽治轉布於國賴此羊之存尚識王朝頒告之禮與諸侯所以欽承王命尊禮王人之意觀春秋傳所責祇是棄政及顯斥公之不臣並不罪其不告朔

為蔑祖也。所謂猶告於廟，言朝享未廢，視朔則已廢，對不播告於士，民言之耳。鄭康成於詩傳解贈曰：餼又盲，供生牲曰餼。其說兩岐，致特羊告廟之說。後人盡為所誤。夫頒朔藏之於廟，聽亦在廟，豈有不告之理。其事即在朝享時行之一日，決無二祭。天子之大命以告祖考，何等鄭重。一羊又成禮乎。汪瑟菴先生知餼羊之為禮，使而告朔之為布告，非告廟未之辨，因備論之，以彰尊王之義。鄭注以告朔朝享為兩事，先告朔後朝享，疏用其意，遂以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止皇考三廟，是告朔大典，而有告有不告，且告朔視朔聽朔，許多典禮，待其事畢，再行廟享，豈備

明行事之敬亦理所難通諸侯告朔僅用特羊朝享必當無羊為禮亦太減矣子貢欲去自是綜核名實之意云有激而言則為禮起見又待夫子說耶

關雎章

泥窈窕一篇哀字碍難說究莫定作者為誰此關雎與師執子章同統鄉樂六篇言之以絲鼓哀及樂淫及高例之哀樂淫傷皆從音節推驗由音律之和平想見性情之正所謂文王后妃之化其所自来不使聞者有樂心哀心之感不淫不傷但覺其洋洋盈耳已耳

哀公問社章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

又所以表功也。獨斷樹社者，使民加肅敬也。義不闕所樹木，松柏栗亦無土之宜，不宜。

管仲之器章

儉謂每事斂抑，不定惜財。然則管仲知禮乎？遙接儉乎？句作轉言，不如是。或如是，離三歸官事說。三歸雜引古書云：「薑云一娶三姓於馬，得儉合知禮。」句礙轉身非事實也。一句官事，一句家事，位尊祿厚，廩給周親，為三黨所歸，與不儉正對。并知禮都通說。苑晏子對齊景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可取為證。又云：管仲之賢，不得三權，不能使其君南面致治。解作三權之歸，亦勝諸。

說

始作翕如也

古樂堂上受笙均，鄉飲未合樂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初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所用樂器惟瑟以笙均之，小雅稱鼓瑟吹笙，二者不相離，至合樂歌周南，召南，采芣，始作亦未八音俱備，以歌難為聽也，謝氏解翕為合，謂五音六律皆具，與始作節次欠符。

君子懷德章

四句相反，懷德似與懷土不倫，以為德刑即君人賞罰，君子惟德意是感，不在土田之錫，法度是凜，不知惠澤。

之干小人反是周禮載師賞田司勳頒地王制加地進
律以及左傳中賞田賜邑均可作土字注小人直以此
為德賞矣又韓非子不為惠於法之內則懷惠即是望
恩俸免

君子喻於義章

直是東西各向君子心知義不曉如何是利小人
心知利不曉如何是義比讀書人窮知事物有終身等稱不
識者市井之人出入計較一毫錯不過到書本便撐着
兩眼看人由其所習然用心異故所曉在此君子小
人大概言之與注曉字解合人品心術之異仍可推論

子謂南容

南容非懿子弟兄前人辨之詳有一證明見史記却未
拈出孔子世家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姓學
禮馬復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查下魯字若恐人疑為
懿子同氣故分析之者是否何從考信耶

瑚璉也

聶崇義三禮圖瑚璉受皆一升瑚如簋而平下璉如簋
而鏡下漆赤中龜形飾口以白金蓋以木為之瑚即胡
簋之胡禮夏后氏之四璉古本作連不知當玉器水器
說文有璉無連想古用玉漢時已木作之第此但言其
制度本古人設施在庭廟以用言非以質言貴重華美
有十倍於此者瑚璉為值幾何哉

宰予晝寢節

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學自有息時易嚮晦入
宴息非嚮晦豈容入室有堂有寢寢即堂後屋休靜處
方晝而離講貫之所處游息之地非惰而何庸必宰予
白日鼾鼾大睡耶朽木如諺云承手不起糞土則着
手不得

子在陳曰章

狂簡即狂狷狷者有所不為故簡於事狷簡異名耳成
章者狂成其狂簡成其簡泥斐然字似狂有文可見併簡
入狂失之矣孟子引孔子引孔子狂簡而分解之進取屬狂不
忘其初則屬狷泥其初見蓋有所不為一於守者也此

如狂者文長簡者文短豈長者斐然短即不斐然若其或過則皆所當裁耳

願無伐善二句

孔注不以勞事置施於人解與勿施於人之施同與伐字不一例

十室之邑

無十室可成邑者邑是聚落之名大小不一或有城或無城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如是若邑外固不止此數

雍也章

寬宏簡重因下簡字添足特意揣之雍之本領見問仁章出門二句居敬也不欲勿施二句行簡也邦家二句

臨民之可也。以此解書前後一貫至明了。先知伯子之簡。故問是不誠於師。巢許堯讓之天下。沮溺子引之濟世。此等人俱有本領。故難料。子與伯子游。接疑亦抱濟世之才。外若放廢。臨時却有實用。因質之子。蓋明其可臨民與否。亦知人論世之事。巢許已來。並不為已較。夫子口中始說其簡。若仲弓先知。非故翹人之短形已之長乎。向明而治。臨民皆南面。不必人君。

子華使於章

冉子以夫子兩與之少。自與五秉。殊非情理。嘗論五秉仍夫子之粟。蓋子設教。弟子日集。君大夫既多致饋。從者各賚糧而來。聚於一處。統為子粟。以冉有善理財。令

典之漢時有都養弟子相似凡日食行糧及周助俱取諸此子華使齊有母在求司粟因為之請而子酌與釜庾私念一請即與子無不與志請益即益亦無不益意釜庾非有悖特聖人向不問多寡有無忍存粟不多待用或乏實則積粟尚贏無妨多與尤以明師弟之情之厚如常解則背師好行其德冉子烏乎可 粟雖求與主者子也欲與不敢不請請粟請益皆於子商酌釜庾亦子對求酌與與即令求與未嘗自與也求不再請而與五秉則釜庾始終未與也量起於脯故周禮特煎金為法脯即釜與之釜謂用釜量之不定一釜我庾維億庾貯粟之倉謂就倉取不必庾即是斛就作斛亦未嘗

限定一庾然則子之許與原無定數故冉子不悟聖意
一味謂子從厚五秉之與亦必敬告夫子謂粟尚有餘
敢以子命與之五秉矣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
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用意正與此同見古人所以為
師者無不至 聘禮記十六斗曰籩鄭注今文籩為逾
疏云逾即庾考工記庾實二殼鄭注殼受斗二升則庾
實二斗四升同一庾而量數多寡相懸管子輕重下篇
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百泉則鈺二十
泉則鈺二泉價之多寡不同或亦所用量非一說文繫
傳禾數百二十斤為秬二石為秉粟五秉則十石也
此解之尚近情 秉十六斛五秉則八十斛為數太懸

竊意同量之制不行，各處所用多寡不一。如豆區鍾釜，齊所用便不同。不盡如注疏所引數目。徐氏有五秉粟十石之說，當必有本。原思為之宰，亦非家臣。即史記夫子言使爾多財，吾為之宰之宰，蓋先冉子為子宰後，或仕季，以思代。子雖為司寇，與三家世有田祿不同。祿受之公，雖得置宰，亦命於君。官給以祿，無夫子自與理。且官有常祿，何必著數？宰粟九百，於古未聞。固知宰只是代之典粟，其時必因歲歉，并其鄰里鄉黨皆困乏，因多與思粟與者，令周急也。思認子與已而辭，子乃明曉之。如此者，與上節亦一串。未子在魯，魯奉粟六萬，在衛亦如之。又季氏賜粟千鍾，而交益親。家語商瞿謂

梁鱸昔吾無子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瞿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亦有母而為子使齊者原思少
孔子三十六歲孔子為司寇時計年十四安能為宰古
人之書何從考信

雖欲勿用之句

人即挾族類之嫌欲勿用到山川大祀別無可用不能
不用舍就人說即人其舍諸之舍神非此不享意自藏
在內

子游為武章

左傳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吳人王犯嘗為之宰澹臺
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其父姓未宰室行跡為人不

信或因并沒其子子游深識即隱就其與父志行不同處明之非公不至是事實行不由徑乃勸語也其後得游聖門殆子游為之引

觚不觚章

韓詩說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小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康成據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觚二升則不滿一豆觚當是解燕禮廢觚於公及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皆解而以觚名之既以三升為觚則不得不以角四升為解名實一亂而俱亂矣觚不觚者謂名二升實三升也觚哉觚哉明是解豈尚成觚哉在多寡論不在形有校與否也

若水簡無他義專主直方以稜辨之可耳

子見南子章

矢如盤庚出矢言之矢正告之也。否塞也。兩厭字即厭於尊者之厭彼托見小君之禮而來分之所臨不得而辭然非彼之能厭我也。凡予遭際否塞不獲一遂本心者乃天之厭之耳不然何為而有此見哉。

默而識之二章

若聖與仁章。夫子以誨人不倦自任。此何以并說。何有。蓋誨人句。夫子自說。默識二句。則所以誨人者言。以此二者孜孜不倦於誨。皆學者自己當盡得失於我。無與。豈為我而然哉。下章又轉到自身。既任誨人之責。則人

之不能盡心於學正吾之憂豈得云何有於我學者教者兩當盡其事也二章猶自行束脩章與不憤不啓章可通為一

子之燕居

鄭釋經目錄曰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閒居而與曾子論孝猶閒居而與子夏論愷弟君子然則避人仍不避生徒其謂退朝而處曰燕居則義從燕見於君來退朝即燕朝也遠君則敬得稍紓申申天天同為怡怡如顏色之逞敬之有節而復於和也

暴虎

徒搏非徒手廣雅徒揚袒也韓非子初見篇頓足徒揚

韓策秦人捐甲徒裪以赴敵皆以徒為袒然則徒搏即
鄭風所云檀楊暴虎因思勇能搏虎何必袒楊或古時
衣袖寬不俱用武或倉卒遇虎爭持跳躍脫衣擁護并
以眩虎之目得着手處前人未道過

夫子為衛章

夷齊讓國出於史記馬遷以前所見書無一言及之若
衛輒拒父不見春秋左傳惟公穀有五父命之說亦未
嘗貴以拒父公穀皆戰國末秦漢之際人或亦傳記非
實今則成牢不可破之案此與正名章尤為確據矣
衛君待子為政即此章為衛君之為與為東周一例正
名亦是論政體夫子於衛受其公養弟子疑欲仕衛故

有為衛君之問父子爭國大惡顯然子豈能一日留子
貢欲問寧無他例可援而引兄弟之讓為說耶子論夷
齊不降辱不念舊惡孟子言非其君不事皆其仁處怨
如遺佚而不怨之怨觀所以稱夷齊可決其不仕軻也
夫子稱夷齊逸民莊子稱孤竹之二士墨子亦言昔
商之季孤竹有二士伯夷叔齊將就周養行至岐而文
王已歿是非孤竹君之子安有讓國事扣馬之諫採
薇之歌皆有人辨其誣獨讓國不敢置議願與讀秦漢
以上書者共討論之

葉公問孔章

葉公非志道向學者何故子為言如此意其問子路以

子遠來似欲仕行道而又若不肯就者行藏間捉摸不定欲訊所以然子路亦不便說仕楚不仕楚遽難置對子則自明救世之心每蒿目時艱不勝悲悶為發憤忘食而用舍係之天無所用其怨尤胸中之樂自在於富貴何羨以此歷聘四方忘其老至不難為人告耳

子釣而不章

固是聖人好生之仁無以處古聖之教民佃漁者聖人得位將胥網罟之不仁而禁之乎竊以夫子游適川上觀魚偶然寄興而釣以驗萬物之趨避則有之若網則意取多魚與民爭利所不為也賓祭之供未聞需禽弋資生之事亦習射之業故嘗為之不射宥亦不是揜其

所不避鳥宿，目不見人人，目亦豈能見鳥？蓋鳥向晚歸，宿多成羣，自高就下，又易取物求安，而人必危之，成物生無違物性，尤不忍耳。

蓋有不知章

知之次也。與起不知而作微物，必補上知義始明。細玩語意，與我非生而知之章相似。不知即說上知，謂不待知，猶不思不勉耳。莊子不知而無不知，語意亦相似。

文莫吾猶人也章

莫吾猶人，謂尚不盡同於人。此所得者，然粗勝人，豈便到君子？君子能躬行者也。如此看莫字，似有著落。

小人長戚戚

古無感字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為麻速說文綆衣感也
詩鄭箋綉締締之成感者今畫改為感對蕩蕩言當以
感狹義解之憂感意自可無

秦伯

父疾托採藥逃之荆蠻兄弟同去又於勾吳自立為君
帳皆必無之理另有論

曾子言曰

曰上著言字蓋時曾子病亟默卧床間倦語久之神明
不亂聞故子來候又乞留訓乃張目正色為言他處不
容有此字康成直言曰言答問曰語之注頗覺無謂

則有司存

前人多以司存連讀

禹吾無間章

此言夏王治道中天以後風氣日開天下有趨於文之勢乎成物力漸裕民侈易萌禹以儉治之所以力為之防而權宜輕重之間適如其分非一味示儉上承二帝下啟百王垂為定則確乎其不可易故聖人深致其嘆飲食下六項皆指教令百姓言特身為率耳如常解則衣食居處之儉不過小節聖王皆然何足為異况王者體制所在可下同民庶乎禹以儉治墨子言之特詳繫辭神農教民耒耨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聖人易之以宮室生民飲食衣服居處無一非帝王之改于

謂子產節注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皆可為此章之注。制服兼臣民在內不礙其為有徽冕且是舉此為推。

達巷黨人曰

巷黨有之達巷黨殊不詞人不知誰其史記以項索實之直改為童子此不知闕疑之失一說達通也通巷黨之人說孔子如此。

固天縱之句

將讀為有城方將之將大也義見爾雅為直哉。

我叩其兩句

端絲緒也叩者說文牽馬也呂氏春秋扣穆公之左駟。

高誘注扣持也。史記伯夷叩馬而諫，叩與扣通。義皆為牽持。端則盡絲之緒，終始本末具見。說似大扣大鳴之扣，殊失之。

雖少必作

史記孔子世家：「冕衣裳句，見齊衰者與瞽者，雖童子必作，殊非所安，以少為坐亦無本竊意。」如後人稱少馬少間，謂時之暫。

吾自衛反魯章

樂以音律為主，樂之不正，音律失也。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雅頌用之，朝廟夫子欲盡取正而未暇。適師擊在官，可與言樂，先取關雎定其音律，洋洋盈耳，即禽純。

繳緝之音樂不淫哀不傷者也。然雅頌未及不得云樂正自衛反魯，決道之不行，於是以其間定全樂雅頌得所，則下而鄉國，上而廟朝，無不正矣。凡堂上堂下之奏，皆有一定音律，聖人雖知其理，而必得知樂之人作樂之器及群工相與講論肄習，是時師擊在官，未可知如師。堯師已皆商定之人，若詩則篇章具在，不過一整飭次序，定其用之宜否，况有不必盡用之樂者乎？云正樂未云正詩也。自衛反魯，與師擊之始，同一紀時，亦見留心於此，非一日先特不違耳。豈有竊俞穆叔所能知，子反不知，必待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而後能正哉。雅用於朝，頌用於廟，朝廟即雅頌之所，何俟另求。觀吳公

子札論雅頌曰美哉廣哉至矣哉云云皆從音律得之
不闕詩章正樂主音律何疑

出則事公章

以默識章例之亦是勉人若云自謙正百萬說沒飯喫
太覺不像 喪事統內外言酒以成禮樂事無不用酒
不因即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意兩句相對為哀樂各盡
其節泥酒說非是

後生可畏章

為進銳退速者言之後生銳意求進如此真可畏安知
將來用功不照今一樣宜四五十時大有聞而竟不然
斯特少日一時銳進不久而退其人不足畏也今字不

貼夫子說亦可

朝與下大夫節

上章便言唯謹爾是議政此章是明分朝為禮法之地明上下者也趨朝下大夫先至上大夫後至下大夫班下上大夫班上子為下大夫同班先至先與言比上大夫至既接見必有言不必定議政也侃侃直也聞聞以和巽接其加禮上大夫分不同尊朝廷也若議政豈便便中又分出侃侃聞聞素蹶踏如者君非大夫比容又當有殊記者隨舉形容侃侃聞聞見君亦當有之泥不得議政多在見君及朝退後雖始入亦有議不見必然朝字統貫全章為是

君召使擯章

君召使擯以上擯命也趨進相禮賓退復命有及廟唯上相入及使上擯送賓門外明文傳命為上擯事無見止據聘禮御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子下大夫宜承擯解與立為與上擯紹擯同立東階于位中傳命時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上擯不如此蓋康成說心謂不然考旅擯但陳位不傳辭交擯乃傳辭自主傳至賓四自賓傳至主三此之謂交非謂上擯傳承擯承擯傳末擯末擯傳末介末介傳承介承介傳上介彼此展轉相傳為交也擯介之位東西相去三丈六尺諸擯之位相去亦然此不能立傳將必往來

而後可擯用命數之半。主讓客稍減之。彼此均侯伯。則在賓介七。在主擯四。擯介分五。兩邊人數不等。無畫定。三擯一上一承一紹之理。竊意擯介陳立其間。有傳命者。有班立不動者。魯侯國擯四人。必三人備三擯之數。以一人為上擯。往來傳命。蓋時即子為之揖。所與立謂所對立之介也。左右手者。揖則兩手交舉。無獨手成揖。傳命往來。皆子一人事。三擯止。如旅擯陳位。無所謂左傳之右。右傳之左。遞傳而遞揖。況子以承擯傳命。則擯上擯臨時。又當再命。且上中下排立。確三人。魯四擯。一居何所。各立不動。命豈能藉揖而傳。而解左右手。既以為左人。右人。又以為左其手。右其手。抑復兩歧之甚矣。

周官大會同朝覲肆師為承擯四時常朝小行人為承
擯國家擇能而使雖有定位仍自變通春秋時尤不能
拘此例夾谷之會子為相固非卿也通章皆子為上擯
事 左右手交舉不言衣左右檐如言前後何鄉飲酒
禮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引手手向身均
為揖而有推引之分大抵推手身動向前則身俯而衣
前低引手身動向後則身仰而衣後低於衣之檐如驗
揖時左右相推引手動而身未動固不關為承擯與否
也不朝不夕不正主面亦不背容乃行人之儀正東西
向不見兩君正南北向有面即有背故立時稍任推移
茲據以證承擯則東西賓介既有定位南北面背不過

同立之人於兩君無涉。交換傳辭多就將幣說。不知主君郊勞時已行之。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相無攢介言止是絕行在後留待命後仍入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而西上知之攢亦然。趨進在入廟後非趨而入廟從君入行當後迨有事始從中庭趨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凡發足向前為進。

衣前後檐如也

整字以意解非檐本義。說文：檐，衣蔽前。凡衣曰檐。褊曰檐。襦及車曰檐。車皆取蔽義。衣前則後不蔽，後則前不蔽。前後交不見異是檐如也。整在其中。

行不履闕

人行無踐闕者况於公門乃此之戒蓋凡門戶皆有有限
戶限不動門限時去徐氏解說文相字云門兩旁扶門
短限古者多乘車門限必去之公門路車路馬所出入
勢不能有限家語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
也惟雖有關為內外限去之仍然平地心一不存踐亦
不知不踐與過位色勃如同意孔冲遠解云嫌自高且
不潔不潔可通自高則直踏限上有是理乎由是推上
句亦謂立時不向門中忘尊者所由有甚於慢朝錯立
豈定當中而立前人未究及

其言似不足者

此亦非議政時子不言而同官有言不能不答或止答

一二句非言時也。

攝齊升堂

堂自階而升故須攝齊。君堂上南面，臣當由西階而造君前，又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君在東升東階，在西升西階，則燕見之法。三朝唯路寢有堂。

享禮二節

鄉黨篇無處非禮，獨於享言之，非禮文之禮，蓋物是猶俗稱禮物，容色謂儀。書曰：享多儀，有容色則儀稱。其物今人看儀字太深，試思儀則可云多，因有及有不及，若敬一而已，何多寡之云。國君行聘，圭以申信，明情則在物，於是束帛加璧之外，有庭實焉，蓋有通行一定之禮。

有隨時置脩之禮。將行授使，使入境展視，既聘請享，乃陳幣。非第升降揚鬯拜跪有許多儀節，即左右上下布設及為君達誠為君致謙無一處無儀在。禮盛而儀俱盛，故曰有容色。若私覲則君之申敬薄物將意而已，說文愉薄也。引論語此文古無愉字，即愉是。後來始有愉悅之解。禮之薄故云愉愉如。上下皆言禮節無二敬也。非是則許叔重為不詞矣。禮經言容處多是儀。漢世有容史賈誼有容經亦儀也。主人燕享之禮與來聘陳幣之禮同曰享而異事。陳幣在前燕享在後。享禮私覲同日。

當暑節

註引詩蒙彼綉締本舊人說實與此異彼以當暑見君
及賓綉締為褻故加展衣居上觀蒙彼字則綉締為內
服展衣在外此綉締為外服而先以裏衣蔽體一外加
一內襯全不侔

必有寢衣

孔安國云被不當有衣志欲覆是則謂之被矣何必製
衣長身有半傳以趙宣子坐而假寐為不給恭敬竊意
子慎齊之至不敢偃息在床只坐寢故不以被特製此
衣古坐類跪人身上半為陽下半為陰久則寒從足起
衣制上以護身下餘裹膝連踵坐裯上畧與今之一口
鍾相似其長即可代被雖意揣亦備一解

吉月

經傳言朔但有月吉無吉月疑國家除喪即吉將行吉
禘之月論語古注訂譌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
吉日非每月之朔

居必遷坐

散齋於外致齋於內既已慎其所居簡細事一思慮又
必遷坐何齋必見其所祭者或在上或在左右或手如
對有安坐而不起敬者乎遷坐有起居不寧狀非變易
坐處展轉避眾

魚餒而肉敗

餒亦是魚敗然中爛非餒義餒者脂膏涸竭而中不能

大質已枯不待銜索之久而成蠹也。凡物傷濕熱者易腐敗，傷風燥者易枯乾。蓋魚之失水久矣，食之無肉者也。

沽酒布脯不食

服修家或治之，酒不必已。釀詩曰：無酒酤我，何嫌於沽。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既醉既飽，猶以酒盡者，稀命市沽不食者，不欲主人多費，起而興辭耳。

祭於公節

皆指公祭言。見前編。祭後尚有虞祭，頒不能即日。至時已越宿矣。豈容再留。若家祭無多肉，亦無多人。何待三日。

不撤薑食

每食不去薑。恕未然。內則薑桂祇為熬用之。為捶去。齋容未盡。又服脩施。薑桂屑為末。他不概用。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然則非有疾。食肉薑桂可不有。蓋物之腥而味厚者。須薑制。餘無所取。辛辣之物。豈與葱漆。日日陳之。大抵人情嗜甘惡辛。羹食中。有用薑者。當食或挾置豆間。或導使遠食。是之謂撤。子則取其調劑之宜。無專嗜甘美意。不撤薑而食。不必定食薑也。

寢不尸節

爾雅尸陳也。寢而體之橫陳。非不愧衾之意。謂覆卧似

死人尸不皆覆。君子屋漏之中有神明之懼。所謂不敢不局不敢不踏。慎居與寢不尸。向理處必衣冠火滅脩容。豈以無人而不恭耶。

不內顧三句

顧不過穀。非內顧正解穀在車旁。不顧不旁視。內顧則轉向後矣。又不廣然。謂不橫漚。非不疾言不親指。不論妄不妄。內顧疾言親指。皆人所有。車中則不宜耳。

從我於陳蔡章

陳蔡之難。史記在哀公六年。已叵信。荀子孔子既於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注九月時也。并有時月更奇。冉氏在聖門者五。三賢外有冉子。孺字子曾。冉子季字子

產以史記弟子年歲推之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十九已
在文學之科。

子曰孝哉章

讀史得二事一漢杜鄴傳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蓋聞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
無可間也一後漢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
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為忠注論語云間非
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證以韓詩說聞子不得
於父母後皆感化意俱全竊以聞子處後母父母兄弟
不無間言外人盡知其孝不以其家庭之言而聞義亦
得通

魯人為長府

府藏貨財本鄭說哀三年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貨財不宜禮書御書同處又是役桓子御公立象魏之外知象魏為憑書處則知府為藏書處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亦謂官文書非貨財若王府內府外府貯財之職皆掌於天官魯無天官司徒無之季氏專政公用二猶不足未必有貨財之藏於外襄九年宋穴使西鉏吾庇府守杜注府六官之典因悟長府亦是藏六典所每典貯一府東西排列而長今衙門六房相似故名長府中更有屋為公所諸吏辨給處故昭公可居以伐季氏而居此

號召吏役無如入闕先擄圖籍俱未可知向採前人說疑離宮別館之屬未的也難者曰哀三年救火顧府時令曰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安得謂非藏貨財曰令止者謂府即燬有財可作再不過破財財可為人不可使傷與財財無闕也稱魯人為非公意亦不自季氏由府中吏人喜事求勝君相以典籍所在俯從人者衆辭也

子張問善人章

道謂路聖賢有路可循獨此生稱善人從何起步問意與答相對善人有兩種一種謹厚小心做去一種高明放心做去皆能無失他處言善人主謹厚對子張可無高明一邊

季子然章

吾以子為異之問對由求乃非常異人伊呂之屬不可謂不可以道事與問友章不可則止有別具臣謂有才具如由稱果求稱藝當不得道字安得稱大臣

子路使子羔章

費大邑累叛須才德兩優方克勝之然謹稟理煩應變非所長任此無益於費反妨所業使益求之古人展其才具可耳聖門無質美未學亦在才能說外注論到脩身太遠

宗廟之事四句

宗廟會同引周官多說到天子當識春秋諸國歲時祀

先及為會同盟皆是且就禮樂中舉其重者大概言徵
實唯唯赤則非邦節言禮更不得遺樂端章南衣冠
有制凡相皆然不過稍見禮容無考法古制意小相只
諷辭分別大小不得

點爾何如節

石經詠而歸作諫而饋漢舊儀補遺常以七八月祭以
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
二人為民祈農報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祀雩同社稷
禮漢去周不遠或禮制相沿如此暮春交夏之時相率
雩於郊外盛服潔身舞蹈風詠饋食皆請雨之事童冠
並舞人數如漢儀所說點無意為邦就當下時事言寓

夏樂同人之意。夫子以道不行，周流無益，不如點歸田之適，喟然之嘆，自感不但與點然，則於樊遲何責曰：『遲，失在請學，涉為神農之言，若躬耕樂道，寧非聖賢事哉。』周禮疏：四月正宵，非直有男巫、女巫，兼有童子、鬯者。引論語及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祀，以舞師為野人能舞者。

為國以禮節

禮不指典制對讓字，只是自卑尊人政理。日討泉益日集為國，賴此而已。不讓就其言之率，知未講於禮說，到定名分，和民志，則由所使民有勇知方者，將皆非禮乎哉。

唯求則非邦二節

統為夫子之言即求亦反覆明兩由之意並不在為國
不然頭節問求答意已顯亦不須再問且不是專論邦
要補出為字

淵淵問仁章

而已字一例指身言克已復禮即脩己以敬克能也心
之德全愛之理亦全天下皆在度內天下歸仁人與百
姓皆安為仁由己不向人求人字根天下來如博施濟
眾便是求之於人仁愈遠難至下四句皆敬之事所以
脩己者也古注解克己為約身劉光伯始易約為勝
已作嗜欲與下己字而咬禮非禮在己辨制外卷中

視聽言動皆在外者外物之誘推言之可耳

司馬牛問仁章

觀為之難三字牛病在為不應其言言固非矣訥字當以古者言之不出章例看勿因多言而燥語講到慎言去

人皆有兄弟章

我獨亡蓋憂懼之至謂有與無等下死生二句大概言生人際遇冥冥有主憂懼不來以慮死針對兄弟則牛豈又以失富貴為憂懼耶敬而無矢二句即內省不疚四海之內二句即何憂何懼

季康子患盜章

苟子之不欲與子欲善同誠於去盜則清盜之源申盜之禁誅首惡宥脅從寬初犯寬嚴並用民有感化若西青季氏不能無欲如子召大盜而禮之言似過許直多盜當國無不患一時厲禁旋即寬去畏難姑息又不窮致其由皆非真不欲盜者

草上之風必偃

偃之言却倒也定八年傳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額壇杜注偃仆也既仆無再能射人之理知偃是轉身向上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却倒詩或息偃在牀人無覆卧者息偃亦仰也風行於上而草從之在下有欣然

仰承之意解作履地稍近於勢臨矣。說文偃僵也。仆頓也。仆與踣同。郭璞爾雅注踣前覆也。偃却偃也。

慮以下人

慮即下節疑字居之不疑則儼然上人矣。質直好義又於人言色考驗可自信矣。猶有慮者恐義未至下於人耳。與見賢思齊思同。卑而尊人義外又添出禮。

先有司

身為有司倡率看先之一例亦可。

衛君待子章

古今政治不外一名行令施教禮樂刑罰盡在其中。倫紀更不待言。觀對齊景何嘗泥指一倫。衛輒拒父事本

烏有且問於輒父子問名如何正 馬注正百事之名
最包括子之迂也。奚其正非謂不當正名所係甚多。從
何正起。

子謂衛公子荆

靈公諸子自蒯瞶外有公子郢公子起外無別人荆何
以稱公子若先公之子則公孫也。按左傳郢為公驂乘
又辭位其字子南或以為即齊豹亂時射中有之公南
楚而公子荆吳季札所稱衛多君子之一似荆郢兩人
然荆郢取義相同郢字子南又呼公南楚不妨人有數
名况荆郢聲相近左氏於楚蘧氏又稱為氏箴尹或為
鍼尹或從便假借書之抑口授相傳記錄異文非郢不

得稱公子亦不能當夫子之善疑荆即郢說亦有因

定公問一言章

定公非真欲與魯意以失政之久令不行於臣下冀一振君權子以其取必一言便不曉為君之難因述人言見君臣上下雖有定分君當知難不可以分自恃臣亦當知不易而盡其分蓋與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此意公因子言憶及乾侯前事復有喪邦之問子知公深病三家之違有甚不樂為君之意益愷切言之謂君自無違德而責臣下之從則可如已先未善而欲其無違是君使臣不以禮而專咎事君之不忠非獨勢不行變且莫測昭定哀三世喪邦者二定獨幸全得力於

夫子訓戒者多矣惜其不能以禮自強耳傳曰唯禮可
以已亂善獨在言乎哉君驕臣諂之防與定公為人及
時事俱未切

南人有言章

下子曰衍章意一串為巫醫發古醫皆巫為之為巫醫
則必明陰陽之理而易所以道陰陽當時時占玩極數
知來審天時人時之變則吉凶禍福生死之故莫不了
然占者巫醫之恒業易恒其德貞禮記緇衣引作偵說
文偵卜問也周禮凡國大貞注貞問也偵與貞同謂懷
誠以卜之神正與不恒其德相反得夫子不占一語南
人所譏前後義俱顯不恒其德二句空說所見似大與

上下絕不蒙 呂覽巫彭作醫巫咸作益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馮術為帝醫山海經大荒日月所入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枚乘七發扁鵲治外巫咸治內今湖廣傳祝由科亦巫祝也

君子易事一段

似起虛冒下分承却參差出之味及其二字注重器使以不易悅一層反醒出易事不分一公一恕首句易事宜讀斷而難說帶言耳小人段看同

惠人也

與其養民也惠一意惠根養字來有實政在猛以濟寬其一端威克厥愛亦古人治理應然豈為救時始然

奪伯氏駢邑三句

孔安國注以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商鞅用刑之失形
仲奪邑之公人自無怨習。鑿齒謂與諸葛亮之使廖立
垂泣。李平致死同一誅之而不怨論亦甚正。不必已自
奪。又添桓公代奪之。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應劭
云。邢一作駢。其地今青州府臨朐。駢入齊在襄公時。非
伯氏世傳邑。襄公之子本非德。賞伯氏所不當。有故奪
之以抑冒濫。或有罪而沒入之。此管子善用賞罰之權
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上章不作行文。則此句乃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脚

無乃為伎乎

是依依求合用不着口給字

吾力猶能句

向就市朝求解於肆字終有疑市朝不輕陳尸景伯雖
魯大夫不能擅殺察即可惡罪不到陳尸况復有季之
庇當解為肆言之肆大言也大言於衆所共聞之地既
為子辨明無可惑且使咸知察之愬鬼域無所逞其技
於情理較合

子路宿於節

石門在魯北宿者宿其地不必即在門外晨門亦非掌
啟閉者蓋晨有人於門見之抱關雖下吏啟閉當有隸

卒何必本職為之且晨致詰宿何以不知此等處俱可無泥

子擊磬章

深則厲兩句說無心委任及酌量深淺對上有心及莫知不已自合與果字對不起當即古人褰裳去之之意見應行則行無論深淺厲揭而走下文所謂果上文所謂已也左傳穆叔賦匏有苦葉勅向退而具舟亦取果決前行之義非酌量深淺厲古作砾履石而渡非橋也稍深置石而行否即竟涉兩則字要說得決徹總是果 硜硜磬聲說見前編磬聲清遠其終訕然而止今似有遺音止而不止此不果於已說硜硜是專確與果

一路何讓之有

脩己以安百姓

安人安百姓統根脩己以敬無兩樣安法未有不安百姓可算得安人者雖其中自有遠近廣狹之不同安百姓要卽統在安人中因如斯而已一問特就安人申言之非更自安人推廣之也專主推廣不免人百姓看作兩樣又翻說百姓較人尤不易安堯舜猶病己預僭

闕黨童子章

新序孔子篤行孝道闕黨之子弟岐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在此童子則禮化之逸論語叔仲會孔琬年相比以孺子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將命或

即其人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曲謁矣曲謁即將命

君子疾沒章

君子看名甚重父母生子命名豈要他沒没人無其實名於何有聖賢所以不朽孰非名之存乎人生不過百年無不沒世釋道二家看不到因求來世講久世不知君子立名即其父世即其來世觀用心所在自不走入異端此三教分頭一大關鍵

君子不可小知節

知受一例就本人說知如子產其將知政秦始知河東之政之知後世多以知命官如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及知州知縣知雜事類並謂之知而有大有小屬君相言

與受字兩歧 易傳知主也

師冕見章

冕既瞽求見聞有客必止不入夫子客在冕不便見亦將辭以異日今俱不然知冕夫子素徃來與諸客亦相習其見預約而來某某先至冕後至子已預為席來則起迎道之由階即席詔坐并告某某坐處不然未有不先通告行禮即皆坐者 主人東階客就西階請先入為席禮節於某某用之冕不能拘設分行東西豈便於詔必須為席之請將使待候又不即引至坐處彼烏知席之何向此不能以禮經說也冕無相何以來子詔階扶掖豈無其人但隨侍之人親及席後或退止堂下及

出仍自堂下階掖之去耳。子有客及門當無闕觀所使將命亦用童子冕如何見子如何詔皆於出時得之冕出句不綴上節末另節起頭蓋為子張問張本與子出門人問曰同記事法。替有相張豈不知亦斷不疑子非道特所以詔冕皆非常於禮文無見疑道同中有異此其為師言之道與子答亦然道須粘之字說理極平實而因物付物之仁自見。

益者三友章

損益兩兩相對直是條直行正路便辟則取便走辟徑辟即僻諒與亮同字明也高明之人陽剛之質與陰柔絕異多則則皆有本之言非取辨於口徒誇便利。

益者三樂章

亦彼此相反。節禮樂則性情不致於血氣有所制。道人之善引入於善路。走豈如佚遊之為不善。樂多賢友。醉飽無非仁義。遽巨亦習威儀。無盡欲縱懷。載歌載笑。之失與宴樂羣小相聚者相懸。對驕樂節字在過邊。不無不及。

能行五者章

向皆主心之德。并能行於天下。步步歸入。致天下字無安頓。似即當主愛之理。五者皆實實見之。夫下行字有著落。下言其效。重性學。輕事功。反使人看書模糊。行於天下。明就用講。體用固一源也。

佛肸召章

又得一說因召知肸之叛晉用晉此其機也史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未有欲就簡子又就肸之理或疑身為不善明指肸馬得謂就簡子曰為不善簡子亦然時值肸叛何事西行彼子路固不知子意所在也堅白欲磨之涅之不磷不緇者不受其磨不受其涅可入則入不可仍不入堅白自在非入受其磨涅更顯出不淄不磷也匏瓜星名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意宋臨川應抑之說黃勉齋取之

好知不好二句

知者動故不學則一於動而致蕩。單以聰明言與蕩字尚非的對。務於踐言則不免以身殉。苟息尾生之類是也。傷害於物猶在後。

小子何莫學夫詩

聖門無不學詩而未得詩之益。夫子呼而警之。謂於詩何一如未學者。豈詩之無益於學哉。

其猶正牆面而立與

不為二南則身不脩。教先不行於家。牆面空說不如實。指家言于義。南黑心符。所謂四牆屋也。

植其杖而芸

石經為置其杖說文植或作植。从置。鄭箋置我執鼓置。

讀曰植金滕植壁秉圭鄭注植古置字

至則行矣合下節

下節屬子路之言則為對丈人家語其家見在安知
木人非偶出未始避去今明下行字顯防其再來有心
匿跡當盡室而去古逸人如此甚多後漢書注引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作夫子言可證此節乃子路歸告夫子
嘆行者之忍於忘世福建板子路下有反字曰上有子
字當從

謂虞仲節

未隱居尚有志於世議論欲有所建明至是并當言欲
言悉置不言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放非狂放即下廢

宗隱居是身中清放言是廢中權注云放言自廢則非
新說仍朱子意

播鼗武

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矇亦掌之瞽奏鼓而眡矇亦於
賓射掌之推之磬師掌教擊磬即教眡矇也然則七人
中未必全無目

博學而篤志

後漢書引此注云記也人能博涉學復識之志即識猶
多學而識有作志者兩字固通篤志學之固也

大德不踰章

小德無任其出入之理專力大德其小者檢束不到知

而可改若大德一踰則身名瓦裂晚蓋無從不踰闕者
斷斷不容出小德雖踰可仍歸闕雖出而入可也下句
鞭上句出入二字敬側讀之

喪致乎哀而止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
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伯魚
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
弗除夫子亦命除蓋不欲責於人終無已耳子游自為
過情滅性如騶大夫茅亶死孝者言之喪字可無內外
言

譬之宮牆

禮記君為廬宮之謂周障之爾雅大山宮小山亦是圍繞之名觀下止言賜之牆夫子之牆則非宮牆對舉於內宮外牆更通一義。

審法度

法是規矩諸項一例審正則輕重大小方圓長短無一差忒行政之始先以便民用齊民俗為要若禮樂政刑此時制作尚未能及且不止審定而已或說法即律以起數以定音古亦上下通用書同律度量衡以律為法猶變衡言權從時稱由此推廢官亦近在民間先有而後無或雖有如無其職小所以致廢民間實不可無此急須脩復未說到朝廷建官緣是有天下初政也。

外篇上終